

求  
顥  
齊  
弟  
子  
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五

東湖王定安譏

馭練

咸豐十一年正月練總苗沛霖叛圍壽州安徽巡撫翁同書上疏告急

詔以李續宜爲安徽巡撫並

諭壽州緊急著曾國藩等援兵駐紮三河尖以壯皖軍聲援

苗沛霖者安徽鳳臺縣人鳳臺與壽州同城而治故亦爲壽州人補縣學生員陰熱猜忌特意氣凌侮儕類鄉里咸畏之咸豐中粵賊踞安慶鳳頽蒙毫之間捻逆蠻起居民築圩堡自衛聚

糧儲兵擇諸少年豪俠習技擊而以一人總其事謂之練總一  
圩之事咸取決焉賊至登陴守望或助官軍出濠擊賊亦時與  
鄰圩爭雄長相攻伐每秋熟時練總率隊刈穫與田主中分之  
田主不能私有其產其勞者巢窟巨盜勾結捻匪或受粵逆僞  
封守令受其挾制轉相奔走將帥環視莫敢誰何長淮南北騷  
然不靖矣沛霖以諸生充練總擊捻首張洛刑有功敘勞獲獎  
益募兵徇旁圩下之有衆數萬咸豐九年叛據蒙城 欽差太  
臣勝保遣使招降沛霖反正隨擊捻首張灑鳳陽克其府縣二  
城屢保至道員

朝廷以皖事方棘一意羈縻授川北兵備道加布政使銜沛霖

華膚官爲弗頂戴見地方官長燕服談笑旁若無人使其屬稱  
苗先生示弗臣也十年八月夷氛犯

關勝保請召外援

詔安撫巡撫翁同書飭沛霖帶練兵數千勤王撫諭成旋止其  
兵沛霖見中原多故潛萌異志遣兵四出擄掠逼脅良圩霸佔  
關卡欽差大臣袁甲三與翁同書俱嚴札切責沛霖不聽常  
輕騎往來壽州謁同書傲慢無禮時壽州立憲然中兵餉兩紓  
同書每見沛霖溫詞撫慰冀感其誠參將韓殿甲諫曰沛霖狼  
子野心終不可制狃便誅之一武夫力耳縱之爲患且大同書  
猶豫未決沛霖愈橫肆遣其黨姚有志姚士榮徇壽六各民圩

以塞南道十月遣外委張景春入壽州期城內練總赴下蔡領  
旂後至者誅時員外郎孫家泰總理防局偵知沛霖詭謀弗往  
沛霖卒千人至北門聲言索家泰便罷兵適副將徐立壯偵賊  
有奸細伏城內囑紳練搜查獲七人於陶占家駢誅之賊忿立  
壯破其謀也移兵破所居宋家圩搜徐氏盡斬之掘其墳墓立  
壯亦忿謁同書誓以死禦苗逆同書檄立壯會從九蒙時中堵  
禦兩河口十一年正月朔沛霖水陸兵至兩河口冀乘不備襲  
州城同書遣壽春鎮總兵黃鳴鐸以水師迎擊賊屯紀家臺相  
持半月益增兵薄北門連營二十餘壘署藩司張學醕居閒和  
解說同書曰沛霖與孫氏尋仇非叛也如撤防兵苗衆卽退韓

殿甲爭曰沛霖背逆無狀其言尋仇詐也急擊之勿失同書以  
殿甲與沛霖齟齬慮激賊怒檄赴六安合肥招鄉團遂飭鳴鐸  
等暫退兵賊乘勢由菱角嘴渡河繞至城南襲破民圩數處焚  
掠百餘里勾通廬州踞賊僞英王陳玉成受僞職僞印以爲聲  
援都司王舟偕石振甲張錫穀王汝成張佩芝王世暄廖介藩  
鮑德俊吳允舟等帶練赴援屢挫賊鋒賊退至孫家祠堂盡掘  
孫氏墓燬之同書造鳴鐸屯五里廟遣總兵慶瑞尹善廷攻孫  
家祠堂四月同書交卸撫篆新任巡撫李續宜尚在湖北

朝廷以賈臻暫攝其任慶瑞尹善廷及參將譚玉龍游擊鄒學  
庸等咸貳於賊要城內送米五千石至苗營趣徐立壯出戰立

壯本苗營隊長所部多變搃舊部在城騷擾士民咸怨同書因  
誅之以謝沛霖冀退賊賊圍攻如故時同書部將陳友勝屯正  
陽關潁州府知府才宇和與張學醞議以兵練合守學醞帶苗  
黨潘樹屏等入關逐友勝截官軍糧餉正陽遂不守學醞偕博  
崇武以小隊五百還至壽州殺立壯子姪七人割首獻賊尹善  
庭慶瑞受沛霖密計將孫家泰監禁州署學醞委知縣姚德賓  
提家泰將解苗營家泰仰藥自盡絕命詞有云大丈夫不爭學  
歲月士君子自有功名醞復索蒙時中時中挺身出願以一死保城遂解至下蔡沛霖  
脅降時中罵賊不屈死六月黃鳴鐸卸壽春鎮任以博崇武代  
之博崇武宣言於衆曰城內尚有三十餘家爲苗注冊當按名

逐出並令苗衆入南門出北門按名給錢以便徑回下蔡等語  
居民大懼時翁同書出居城外黃鳴鐸朱景山等迎同書入城  
主守事分門布兵博崇武潛夜縋城遁七月初一日博崇武慶  
瑞尹善廷等與賊合攻城同書督士民屢戰不勝遣吉學盛朱  
淮森朱淮朋突圍赴壽南檄王舟等帶練夾擊屢戰皆捷糧道  
始通八月勝保遣才字和招集潁霍各圩萬餘人令方謨勸來  
援謨勸名爲解圍暗助賊掘濠十餘里斷官軍餉道城內餓莩  
填路斗米值錢百緡人相食

朝旨催欽差大臣袁甲三江南提督李世忠派兵馳援甲三  
以沛霖受粵賊僞職叛跡顯然不能再事遷就專意主勦而李

續宜覆奏宜先復安慶而後可圖進取八月曾國荃克安慶楚軍聲威甚盛苗練稍戢

上諭壽州被圍已久袁甲三已專意主剿而苗練人數衆多能否剿辦尙未可定此時壽州無兵無餉並無守將孤城岌岌可危昨據賈臻奏報楚軍克復安慶後並克桐城舒城廬江各城楚軍東征本爲肅清皖北今諸城次第克復或分撥勁旅進援壽州或駐兵六安三河尖一帶聯絡聲勢亟須早爲布置使苗練有所顧忌著曾國藩等通盤籌算迅速辦理楚軍克復安慶後勢如破竹必能乘此聲威勦除皖北逆匪也九月袁甲三奏請飭催李續宜剋日來皖聯絡楚豫聲勢

上以李續宜現署湖北巡撫未能遽行舒桐已克多隆阿曾國  
荃如能分撥進紮與袁甲三聲勢聯絡則苗練捻匪均可漸就  
肅清飭公酌籌迅辦 二十六日苗沛霖陷壽州時風雨晦冥  
守備趙森保乘夜勾通朱天祥朱佩棻丁映斗朱淮潮朱長慶  
任得勝朱淮祥吉玉成丁冠軍等內應由南門繫賊數百登城  
朱景山在城西隅巡察賊縱刀砍傷黃鳴鐸守北門馳至南門  
迎敵復奔而北力竭與景山同被擒景山遇害賊逼鳴鐸具狀  
謂壽州官紳勾捻踞城經苗練克復等語鳴鐸不從割耳燎鬢  
囚送苗寨並殺其老母妻子於是守禦紳民及孫徐蒙等族咸  
被賊害王舟憤極自殺沛霖素弗冠戴入城之日忽戴紅頂花

自稱官兵見同書拜曰滿城皆賊吾特來救公耳遂下令挑  
選婦女每女一人給其父母米一斗日斗米值錢百緡吾以百  
緡市女非擄也因薦壽州知州任春和鳳臺縣知縣張廷獻暨  
文生傅汝霖等公白同書稱苗練所殺惟孫蒙徐黨並未妄殺  
貞民一人同書佯諾據稟入告而另疏密陳沛霖叛狀十月公  
與湖廣總督官文檄成大吉率馬步官軍趨霍山六安駐紮以  
壯壽州聲勢沛霖旣據壽州遣黨徇河南一由三河尖趨光固  
一由潁太沿沙河趨陳州復上書袁甲三詐言求撫冀緩我師  
時李續宜調湖北巡撫彭玉麤授安徽巡撫猶未履任於是袁  
甲三賈臻及豫撫嚴樹森各據情入奏

上諭前因苗沛霖攻破壽城謁見城內各官尙聲稱求撫朕因  
髮摺正當攻剿吃緊之時苗沛霖如可就撫則兵力得以專顧  
奏摺是以諭令彭玉麟李續宜酌量情形辦理昨據賈臻奏稱  
苗沛霖自破壽城意圖西竄豫疆欲分撲陳州光固等處雖係  
探聞之詞已諭嚴樹森嚴密堵剿現在成大吉已抵霍六等處  
李續宜想亦仍遵前旨駐紮楚皖之間均與壽州相距不遠如  
果該練尙有可撫之機見我兵威較盛則凶僥自戢袁甲三等  
辦理撫事亦可較有把握若仍反覆即可會商袁甲三李世忠  
迅速進兵會合夾擊曾國荃多隆阿兩軍如果辦理得手並著  
前行相機協剿 署巡撫賈臻奏言苗沛霖自入壽城殺害大

戶翁同書所奏苗練求撫各情乃係博崇武等授意把持非翁  
同書之所欲苗練現回下蔡留二千餘人占據壽城探聞傳集  
逆黨先攻臨淮次攻潁郡又有分撲蒙城占取潁上之說勝保  
能抽身一到數旬即可底定壽州被困多賴黃鳴鐸王舟二員  
內守外攻力持危局王舟以城垣失陷發憤捐軀請飭部優卹  
黃鳴鐸城陷被執於見苗沛霖時極口唾罵苗練焚鬚割耳倒  
弔數日徧體鱗傷死在旦夕其首先投苗之守備趙森保等請  
飭查辦

上諭苗沛霖以乞撫爲緩兵之計已可概見成大吉等旣與壽  
州相去甚遠能否移師前往著官文曾國藩彭玉麟李續宜妥

爲籌商或乘苗沛霖赴下蔡卽將壽城攻克奪其所恃剿撫均易得手貢臻現署皖撫豈可一無展布專待勝保南下爲克盡厥職耶 賈臻復奏稱捻酋葛大年張落刑弟姪等俱赴苗寨沛霖俟勝保到皖卽行就撫並將投赴苗寨之隨州敗匪派令改打宋圩請飭彭玉麟帶兵進援潁阜

上諭勝保現因豫東兩省匪徒尙未剿盡難遽分身赴皖爲招撫苗練之舉此時淮北地方兵力較單設爲苗練乘虛竄踞則豫東兩省均爲該匪侵擾勢將益滋蔓延曾國藩彭玉麟均有地方之責著卽迅速籌商仍遵前旨由彭玉麟統帶楚軍馳赴潁阜一帶嚴扼北路要隘如果苗練萬不可撫卽與駐紮霍六

楚軍分路進攻並約會袁甲三李世忠各軍東西夾攻爲一鼓  
殲除之計 十二月公奏言疊奉

諭旨以苗沛霖攻破壽州刺撫情形飭臣妥商辦理臣查苗沛  
霖藉受撫之名行謀叛之實已數年矣

朝廷假爵賞爲羈縻而彼卽竊威權以脅衆帥臣以恩義相勸  
誘而彼卽挾詐術以要求梟獍之性非可感化徒以長其兇焰  
養成尾大不掉之勢今長淮上游險要如霍邱壽州懷遠各城  
三河尖正陽關各處苗沛霖均分黨佔踞且欲下窺臨淮上吞  
潁州光固人心洶懼逆跡昭彰斷無再撫之理袁甲三兵單餉  
絀力實不足制之近亦以該練應剿而不應撫專函詢商臣等

約會楚師併力夾擊且請彭玉麟馳赴潁壽就近會辦臣再四籌度苗沛霖羽翼已成巢穴已固南勾粵逆西逼捻匪一經進剿羣兇之交必固戰爭之日方長現在楚師剿辦髮逆暫難同時並舉須俟攻克廬州以後與袁甲三臨淮之軍聯爲一氣乃可併力剿苗庶局勢順而兵力較厚至彭玉麟身任皖撫自應親往北路督剿惟潁亳一帶苗捻各股縱橫布滿爲撫臣者須有陸路馬步強兵乃足以立

國威而定民志彭玉麟素統水師並未帶有陸兵亦未在陸路打仗一旦舍舟登陸似覺用違其長潁壽雖原有兵勇騎疲日久殊難得力若另行召募戰守皆不可靠若調撥別部恩信又

不相孚且現在得力之軍皆分防要害之地卽抽撥亦不能多  
彭玉麟隻身前往於事何濟况水師轉戰數年肅清上游千餘  
里實賴楊載福彭玉麟二人互相維持楊載福現奉

恩准回籍省親明春假滿回營後或陸軍下剿金陵楊載福彭  
玉麟兩人者當一赴下江一留上江或賊匪回竄楚境兩人者  
當一援鄂江一援皖江江面太長實非一人所能照料彭玉麟  
一離水營馳援額壽陸路難收夾擊之效水師實有挫失之虞  
是以該撫兩次奏請開缺臣未便勸阻並爲誠商袁甲三勿再  
奏催可否仰懇

聖恩俯念北路防剿關係至重另簡素統陸兵威望卓著之員

授任皖撫俾彭玉麟仍帶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 於是

彭玉麟上疏懇辭皖撫

上諭據彭玉麟奏苗逆必應剿辦該撫難離水管仍懇准令開缺等語該撫居心誠實不欺卽此可見惟潁州危急皖撫一時難得其人彭玉麟自分舍水就陸諸多掣肘著卽會同曾國藩李續宜等籌商人才薦賢自代由曾國藩迅速奏聞候旨簡放  
同治元年正月公疏薦前雲貴總督張亮基威望素著湖北巡撫李續宜忠勇沉摯請於二員中

特簡一人爲安徽巡撫時粵賊陳玉成困守廬州其前隊屢爲楚軍所挫逆黨吳永璧爲內應廬屬各圩皆頑奮力助剿沛霖

勾結粵逆及捻匪撲犯潁州冀分官軍之勢賈華屢疏告急袁甲三亦請仍以李續宜爲皖撫

詔嚴樹森調湖北巡撫李續宜調安徽巡撫

諭曾國藩迅催蔣凝學多隆阿等分道進兵李續宜馳赴皖撫新任纔出淮北擇要駐紮與袁甲三共圖掃蕩 是時河南捻匪充斥光固之間復有苗惠巡撫嚴樹森與內閣學士毛昶熙疏陳方畧云苗逆妄思吞併虎視眈眈陽欲就撫以緩我師實欲乘暇堅固巢穴分布黨與爲步步進擾之計近聞勾結粵匪陳四眼狗捻首張落刑等爲其前驅蓋意在圖據潁州以爲根本然後窺伺中原而肆擾西北臣等每欲聯絡楚皖豫爲一心

合力共濟疊經減咨官文曾國藩李續宜彭玉麟諸臣商令李  
續宣親統一軍由光固迤紫三河尖與六霍之師兩路並進以  
救潁州並規毒州以固東南路門戶接據諸臣各復李續宜以  
楚南辰沅一帶石逆餘燼復熾楚防方亟未暇越境圖苗曾國  
藩以廬州未復兵力難於分援彭玉麟所部祇有水師亦難問  
道援潁是以楚皖均未能會師合剿而苗逆乘間勾結凶焰日  
張其禍瞬及於豫若專盼鄰師而不早謀自強之術勢必貽悞  
中原請

旨勅下官文曾國藩飭調李續宜陳由立前來豫營令該員各  
在湖南北兩處招募勁勇三千人卽日成軍北來以資防剿

旨報可。二月公疏言捻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潁郡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成大吉、蕭慶衍兩軍赴潁救援，據報於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固始計程四百七十里，途次無米可買，恐到潁不能迅速，但求潁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於北，成大吉救之於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宣所部之兵留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赴援潁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親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

初九日李續宜至安慶，成大吉、蕭慶衍行抵固始，距潁州百餘里，多隆阿由南路逼廬州，毀賊營數座，粵賊勢孤沛霖懾楚軍威，欵勝保營求撫釋，黃鳴鐸回勝保令剿張落刑自効而博。

崇武復言沛霖攻捻後卽助官軍解潁圍 三月多隆阿搜獲  
沛霖與僞英王陳玉成僞文有與捻首張落刑構衅情事公附  
摺入告

上諭苗沛霖居心叵測其共解潁圍之說本不足信惟旣與張  
落刑結怨二憾相持或可併除一害苗沛霖果能爲楚軍前驅  
尙可暫緩攻剿若僅以虛言反正或阻截楚軍卽當節節痛剿  
李續宜奏稱大舉征苗應俟廬州克復以後亦不過稍緩須臾  
斷不肯墮其奸計潁州待援孔亟成大吉蕭慶衍兩軍已抵固  
始著李續宜飭令星速進兵 於時楚軍蔣凝學等率師大進  
潁州解圍沛霖並未會兵但飭其下雍髮白袁甲三稱矢志殺

賊而已 四月多隆阿攻克廬州府逆酋陳玉成率悍黨突圍竄壽州至東津渡沛霖佯迎入城縛玉成及逆黨七人餘賊二千安置城外令雍髮赴下蔡分給各隊械玉成送勝保軍營檻送京師至延津得

旨凌遲處死 七月袁甲三因病乞罷

詔以李續宜爲 欽差大臣續宜先期聞訃丁艱公兼署安徽巡撫疏言李續宜籌辦苗練甫有頭緒今忽聞訃丁憂卽須回籍治喪事機未順波折尙多殊深焦灼袁甲三近日病狀不知如何李續宜旣須離營應憇

飭留袁甲三駐紮臨淮庶兩淮上下不致過爾空虛

詔李續宜改爲署理安徽巡撫毋庸賞假回籍八月續宜上疏  
力請奔喪

詔以唐訓方暫署安徽巡撫李續宜賞假百日回籍袁甲三開  
缺仍留督師之任 閏八月沛霖獻壽州城及正陽關安肅道  
蔣凝學入守之先是凝學由六安霍邱進兵疊平逆奸賊黨潘  
愷朱品三黃毛獸趙春和文瞎子等相繼就撫遂渡淮平潁州  
沛霖畏楚軍威詣凝學獻正陽關水陸釐卡及壽州城凝學分  
兵駐紮沛霖退居下蔡 公疏言皖北形勢以淮水爲綱領前  
此髮匪盛於淮南捻匪擾於淮北袁甲三駐紮臨淮跨兩淮而  
處其中上年秋閒苗沛霖攻陷壽州占淮西之數城據上游之

津要袁甲三勢處孤危旁無應援支撐實屬不易自巢和廬州次第克復而髮逆掃除殆盡自三河霍邱羣圩効順而苗黨解散過半頃苗沛霖已將壽州正陽兩處退出李續宜令蔣凝學進一級防守大江以北長淮以南業經一律肅清地方之險易視賊勢爲轉移今日臨淮一關似已無甚緊要然唐訓方暫署皖撫仍應駐紮臨淮乃足以資控制 是時楚軍在皖境者五十一日安肅道蔣凝學駐防潁州壽州正陽關三處一日記名提督蕭慶衍駐霍邱與正陽三河尖爲犄角之勢一日記名提督成大吉一日道員毛有銘皆駐三河尖附近之望岡集及固始縣城一曰總兵王載駒駐六安州爲各軍後路接應糧械淮西各

城布置周密公以皖撫進駐淮西可聯蔣凝學壽頤之師東  
可聯吳棠清江之師南可聯石清吉廬州與李世忠滁州之師  
而北路亦可稍助僧親王之聲援適僧親王督兵由河南追擊  
捻匪迭獲大勝駐節夏邑規圖亳州捻巢諭沛霖助剿自効沛  
霖乘機擣訴語訛楚軍僧親王慮沛霖反側楚軍之力轉分因  
密疏苗練暫應駕馭俾楚軍得共圖捻逆

上諭苗沛霖畏懾楚師之威又以勝保赴陝失所據依始將壽  
州正陽等處釐卡交出僧格林沁以現當剿捻喫緊之際勢宜  
恩威並用示以不疑賊平之後苗練勢孤自必盡除傲慢且使  
苗練安帖則蔣凝學所領楚軍便可專力與僧格林沁之軍合

方共由南北進剿捻巢以期得力所籌不爲無見此次苗沛霖向僧格林沁具稟申訴揣其意一則欲借僧格林沁聲威抑制李續宜撤去楚師使彼得以逞志一則欲借剿捻之名冀僧格林沁奏準仍復逞其前次占踞之利數一面之詞毫無情理而陰驚之謀時流露於意言之表苗沛霖果能爲國出力該大臣等何難待之坦白但須有殺賊攻城之實據方可加之信任若仍心跡闇昧陽爲助剿而陰與賊結或欲冒官練之虛名脅制民圩希圖煽惑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該大臣等亦斷不以欲資其力致爲所惑著僧格林沁曾國藩等悉心會辨正陽等處釐卡既已交出該練果隨同剿賊曾國藩當籌給糧餉無令該練

藉詞侵佔。公覆疏云臣查苗沛霖詭譎多端耳目最廣聞凡  
李續宜離間苗部之密諭勝保參劾湘軍之微詞苗沛霖皆得  
鈔其全稿卽言官劾苗之疏

廷寄馭苗之法苗沛霖亦多錄其原文蔣凝學等欲陽撫之而  
陰防之固在苗沛霖計算之中卽僧格林沁欲調苗剿捻並欲  
調苗離巢使楚軍得放心剿捻亦未嘗不在苗沛霖計算之中  
臣愚以爲欲苗之不猜疑必在我者先有誠一不欺之道欲苗  
之不反覆必在我者先有堅定不變之謀大抵馭苗之策有二  
一日剿一日撫撫苗之策亦有二一日赦其罪而不資其力一  
日資其力而並予以權凡良圩之出財出力以從苗者非心服

也彼挾

朝命以臨之不得已而爲所脅耳自夏閒黨羽離散苗勢漸衰今調之會剿捻巢則必聽其招集舊部統率羣圩是予以威權矣又必聽其廣收練稻設立釐卡是予以利權矣今日養虎自衛他日復欲縛虎歸柙豈易言哉臣愚以爲赦其罪而不資其力猶不失爲中策於徵調之札則吝之使其號令不能遠振於釐卡之事則寬之使其生計不至逼窮情願假以利權斷不予以威權俾苗沛霖旣服官軍之足以自立又感疆臣之不與爭利或可相安無事若旣欲資其力又欲結其心而又不予以威權利權則斷無是理矣此臣察度苗練但用中策之微意也

上諭頑壽之湘勇以分守七處而太單廬州之防兵以抽撥六營而亦薄更無餘力可以進剿毫南已諭知僧格林沁令其暫毋深入恐後路或被鈔襲僧格林沁如調蔣凝學等軍遙作聲援亦不得不酌量分撥仍著曾國藩唐訓方等妥籌調遣沛霖謠言求撫其黨仍時與楚軍搆釁十月初六日王金奎部衆與潁州樵採之兵鬪於朱家圩殺湘勇九人初十日李萬春部衆與壽州樵採之兵鬪於潘家圩殺湘勇三人據七人沛霖上書僧親王請撤楚師另撥兵三百與壽春鎮李璋同守壽州蔣凝學密啟白公公批令含怒以弭釁因疏言據蔣凝學稟稱苗練殺害湘軍樵採等情臣以苗沛霖有意挑畔意在激我之

怒加兵於彼彼乃藉詞以搆亂一面批示蔣凝學忍之又恐以弭釁端一面函商僧格林沁請其將如何批發苗稟密告臣處以免辦理兩歧旋又接蔣凝學稟鈔呈僧格林沁十月初五日與苗沛霖札稿撥給該前道銀一萬兩令其帶練剿捻等情臣查僧格林沁於苗沛霖加意牢籠冀其就我範圍助剿捻匪而苗沛霖前後稟詞痛詆楚師令人聞之髮指卽潁壽據殺湘軍十九人亦出情理之外湘軍駐防壽州正陽關與苗練逼處太近前後左右皆係苗黨之奸若再有殺擄挑釁之案將不與較這曲直始終含忍則彼以前此施於孫家泰蒙時中徐立壯之故技又將施之於楚軍搆怨直無已時將與之較量曲直聲罪

致討又恐有礙於僧格林沁撫苗剿捻之局再四籌思殊無善策刻下江北數百里下自和舍巢廬上至舒桐潛太處處空虛九洑州之賊銳意北竄正苦無兵調防臣擬將壽州正陽之湘勇撤出並將霍邱防兵抽出調至廬州巢縣一帶保已復之士疆遏方張之逆餒其壽州一城卽由僧格林沁派兵駐防如苗黨之所請遂苗練之私衷或該練從此眞心向化竭力剿捻助僧格林沁一臂之力國家之福也淮民之幸也如仍詭詐多端叛服無常則他日明降

諭旨大舉討之不復稍涉寬假游移之詞目今臣與僧格林沁自問無絲毫之隔閼而外間頗疑王撫王剿議論不合苗沛霖

遂大肆籲弄必欲使南北兩軍不和而後快臣故思抽出壽州  
正陽之兵以遂苗黨之私心成僧格林沁急欲滅捻之志以預  
籌和舍巢廬數城之防疏旣發值金陵踞賊由九洑洲衝過北  
岸疊陷和州含山巢縣江北突擊公遂撤壽正防兵檄蔣凝學  
以五營守潁州以三營守霍邱以毛有銘蕭慶衍所部移駐舒  
城備巢縣上竄之賊咨請僧親王撥兵前赴壽正接防並附奏  
苗練各圩旣感僧格林沁撫馭給餉之恩又無湘軍逼處猜嫌  
之見目下必不至另生枝節或者感激恩眷隨同僧格林沁竭  
力剿捻亦屬意中之事

上諭苗沛霖之黨意在挑畔稱兵使南北兩軍不和業經寄諭

僧格林沁嚴加詰問並令交出爲首滋事之人使鬼蜮之謀無所於施苗沛霖名爲反正歸僧格林沁節制曾國藩亦可給與劄文詰其擄殺樵採之由該大臣等均屬公忠體國中無隔閡朝野咸知要當至誠坦示則媒孽伎倆自無所用勝保現已革拏治罪該練首聞信後有無懷疑畏懼或誠心歸正絕無反覆之處著僧格林沁密察情形覆奏毋稍行宣露 僧親王覆疏云奴才軍營距苗沛霖居處甚遠中間捻巢林立往來必須繞道所有苗練擄殺湘勇之事業經咨會曾國藩暫飭蔣疑學及地方官就近查訊此案兇犯若令苗沛霖查拏交出諒非難事但從此淮北之練又歸其所屬嗣後借此號召更得有名不若

仍由地方官查拏懲辦如苗沛霖攔阻把持再與理論庶於懲辦兇犯之中仍寓不假威權之意至奴才駕馭苗沛霖以期籠絡其心實出萬不得已現在粵匪未除捻匪未滅伏莽乘間肆起軍情賊勢防剿不遑若再添一練匪兵力實有未逮疊據該練具稟制辦實無叛意奴才非不知其狡猾性成第因南畏楚軍北懾馬隊窮蹙而來是以將計就計札令剿捻立功開其革新之路又難令其枵腹用命故發給銀兩以彰

皇仁而收衆心俾苗沛霖不生西行赴陝之意此一舉兩得也苗沛霖屢次來稟每有怨尤楚軍之詞奴才旣置不答惟有以理化導催促剿賊勿得以微末齷齪致負

聖恩非抑楚軍之威而縱苗練之欲此時若果楚軍兵力鈞源  
可以剿除苗練不妨聲罪致討較之以駕馭籠絡更覺結實亦  
奴才本願也總之兵力足則以威制之兵力不足則以權術制  
之曾國藩原奏有欲撤壽正之兵以遂苗黨之私以成奴才急  
欲剿撫之志等語急欲滅撫誠奴才之素志至於專賴苗練尙  
無計及於此奴才與曾國藩問心實無芥蒂自應和衷經理共  
濟時艱俾得早滅賊氛肅清疆圉凡道路之浮言無名之游語  
皆以構我不睦之詞未便輕信致啓猜嫌而誤事機奴才兵力  
本非有餘其壽州等處應請

旨飭下唐訓方酌量派兵駐守以昭慎重

上諭覽僧格林沁所奏於駕馭苗練煞費苦心諒曾國藩聞之亦必深然其說惟據稱苗練南畏楚軍北攝馬隊是所恃全在壽州正陽等處楚軍之威今曾國藩將蔣凝學等軍撤回壽州一帶空虛僧格林沁相距甚遠鞭長莫及萬一乘機思逞壽城復被佔踞則收復又重煩兵力僧格林沁督軍剿捻正當喫緊又復抽調數營赴東省會剿幅教各匪斷難兼顧壽州著曾國藩唐訓方迅卽派兵馳赴壽正駐紮時袁甲三已卸督師之任聞壽正撤防疏陳方畧云臣在皖日久頗悉全淮形勢正陽扼淮沙濱涇之匯壽州跨踞淮淝障蔽南北城堅池深山環勢阻人又習戰實爲異常險要之區苗沛霖始意本圖爲巢穴然

後西吞潁亳東包靈宿爲全據長淮之計適楚師克復安慶臣亦派兵合力攻下廬州僧格林沁又連破捻衆聲勢赫然該練恐僧軍楚師與臨淮之兵三路合攻是以爲乞撫綏兵之計蔣疑學因得乘勢馳入壽州制其腹心臣亦分扼蚌埠長淮衛與楚師爲犄角沿淮圩寨翻然向順雖素爲苗之死黨亦復觀望依違苗沛霖深悔失計乃思別啓衅端痛詆楚師激蔣疑學之怒並斷其樵採使有置絀之憂幸蔣疑學布置嚴密性能堅定不墮該練術中其在防所頗盡心力一旦令其撤退旣棄前功又中賊計臣料楚師旣撤之後苗沛霖揚言楚師不能固守我得諸乘擲之餘否則俟僧格林沁派隊駐守後陽與官軍和好

陰布黨羽徐圖侵佔旣得壽州必更添兵積穀踞爲根本別出詭謀以撓臨淮之軍而煽東北之練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他日非舉數萬之師糜餉苦戰百道並攻斷難一鼓而下且苗沛霖下蔡老巢之卡月入以萬計正陽亦仍舊抽釐潁州城外又用勝保旗號添設釐卡若得壽州必又增釐益稅財多則能聚衆聲勢愈以鶻張此尤臣所深憂者也僧格林沁給銀萬兩以示不疑亦牢籠之深心然偶加犒賞以結其心可也使自據形勝坐收財賦以傅之翼不可也且其自稱於漢人則狃於旗官則融洽多方挑搆險詐尤堪痛恨僧格林沁旣欲曲示駕馭自未便遇事駁斥特恐苗沛霖自幸計之得售益得肆其誕妄

借以煽惑愚民况旣力詆曾國藩豈其心服僧格林沁今日旣得志於楚師之去他日豈不能逆拒僧軍之來其反復陰鷙之性詭詐百出不過欲復踞正陽壽州盡撤官軍而後快應請旨飭下僧格林沁曾國藩會同妥議無論如何派撥必不可使逆練仍據壽州正陽留此兩處形勝深念異日攻取之難大局幸甚

上諭袁甲三在皖日久情形熟習所籌深合機宜著曾國藩唐訓方仍遵前旨派兵駐紮壽正二處與蔣疑學之軍互相聯絡公覆疏云臣查前此苗沛霖之黨據殺湘軍樵採勇夫舛端漸開其時僧格林沁正撫苗剿捻給以餉項苗黨則痛詆楚軍

大肆竊弄臣恐因剿撫之兩歧致南北之不和適值北岸和舍  
巢三城並陷遂將壽正防軍撤出騰挪赴援明示以坦然不疑  
正冀其幡然自悔當臣撤兵之際實因廬巢變生倉卒移緩就  
急亦未敢必苗練之不另生枝節現在事隔兩月該練尙無據  
城以叛之迹且觀其上撫臣唐訓方之稟與鳳臺縣知縣蔡鍔  
之甬均屬恭順近理或者感僧軍撫馭之恩無湘勇偏處之嫌  
不至更生他變此時若另行籌兵駐紮陽撫陰防使反側者無  
以自安似不如推誠相待無庸戍守轉可省兵力而免後患如  
果反覆無常迹萌著臣與李續宜之軍自度剿髮匪則不足  
制苗練則有餘不足深慮時渴河南北捻圩林立僧親王移

師夏張橋轟斃捻酋楊興汰捻黨張平乘圩還遁於是楊興汝  
李傳珠盧照珠諸賊皆降僧親王札諭沛霖攻破谷家圩沛霖  
上書僧親王稱粵逆大股擁出長江之患不知伊於胡底長淮  
之防又不可片刻稍疏請示如何布置等語僧親王諭沛霖鈐  
束練衆安分從戎力務農業不可苛派民間專力剿捻爲急務  
江淮之防自有督撫籌辦蓋陰折其覬覦之萌不令藉防守之  
名以圖佔踞也 二年正月沛霖與李世忠爭鹽利戰於洪澤  
湖 二月十八日沛霖圍壽州毀正陽關卡沛霖自就撫後將  
所撤部伍藏於渦河兩岸贛食新撫各圩增修懷遠縣城添兵  
死守巡撫唐訓方所部糧舟小隊往來渦河輒被攔奪時僧親

王移師山東攻淄川教匪沛霖乘間竊發以僧親王殺降酋姜  
太凌爲詞煽惑衆圩遂犯壽州城遣黨毀正陽關卡擄掠民船  
襲破蚌埠逆黨麁集懷遠縣城殺典史魏文潮插旛安炮復分  
隊進圍蒙城等處勢甚猖獗公與唐訓方相繼入告

上諭苗沛霖以練衆保至道員復因暗受僞職襲踞壽州革職  
治罪上年因官軍追剿陳玉成該練畏懼聲威誘擒首逆免其  
查辦復經僧格林沁推誠相待賞給餉銀該逆稍有人心受此  
高天厚地之恩自當沒世不忘乃敢因大軍撤退之時煽惑愚  
衆圍襲營盤佔踞城池如此梟獍其性實爲覆幬所不容若再  
事姑息何以振綱紀而安閭閻苗黨張建齡鄒長青苗景開苗

天度苗希年童維翰袁有功張士端張誠心王金奎金汝霖苗長春等十二名著吏兵二部查明所保官階卽行革職懷遠縣典史魏文湖慘罹鋒刃殊堪憫惻著交部議卽苗逆陰鷙殘殺小民被其逼脅並非甘心附從著唐訓方出示曉諭其被苗逆逼從各圩深明順逆自拔來歸者亦當妥爲安撫毋令失所倘始終甘心從逆抗拒官軍者卽著督軍痛剿毋任漏網以示除暴安良至意 苗沛霖率悍黨萬餘至蒙城築壘馬新貽擊走之逆黨張建猷數營堅持不下沛霖復遣黨分踞潁上殺署知縣濮輝三月十七日署鳳臺知縣蔡鍔赴下蔡爲苗黨所害棄尸於河沛霖益增兵據守正陽其黨潛壘復踞三河尖圍攻六

安於是壽州霍邱潁州同時告警而舒六一帶髮逆充斥沛霖乘機勾結出僞示誘惑蒙城新撫捻匪遣人密招李成敗黨同集說李世忠以正陽懷遠易五河縣分黨四掠有併吞長淮之意沛霖自歸蚌埠添水陸大隊守懷遠並於淮南岸李家嘴北岸黑窯密排營壘其迤東三十里又有逆黨吳昆田匪圩阻官軍進取之路沛霖以小隊分擾壽州親率大股合圍蒙城欲持久以困我軍唐訓方檄總兵張得勝攻毀吳昆田圩進軍黑窯破其外壘斬獲甚衆而賊之攻壽州者亦被署知州毛維翼擊卻蒙城之外賊營數十深溝高壘馬新貽遣程文炳夜斫賊營破其六壘沛霖復勾合髮捻出六安犯定遠逼近鳳陽蔓延至

劉府總鋪一帶縱橫百餘里遣其黨盡擄下蔡民船輜以破划  
載悍黨萬人意將乘勢東下於是蒙亳永宿之降衆阜霍靈固  
之匪圩皆齷然思動而僧親王方攻淄川

朝旨屢催返旆南不僧親王恐督軍深入餉源不繼疏請暫緩  
南行遣施紹恆帶勇千人援皖四月沛霖合捻髮數萬衆自  
六安竄至爐橋分擾鳳陽定遠唐訓方飭道員秦榮督圍防守  
副都統克蒙額等擊賊鳳陽逆衆併歸定遠訓方遣馬隊追擊  
斃賊千人參將吳開會帶練邀擊游擊歐陽勝美等自廬州赴  
援各率所部分路衝突賊踰踰南遁賊圍壽州久繞城築壘  
數十周以長濠城西濱淮一路環列礮船帆檣如織公遣蔣凝

學毛有銘率師赴援二十七日蔣綏學等至壽州進紮九里溝  
二十八日攻破牛尾岡賊壘三座我軍略有傷亡公飛檄成大  
吉由湖北迅赴三河尖爲西路之援周寬世由桐城馳赴六安  
分紮謝埠馬頭集保蔣綏學後路又以長淮千里無得力水師  
派黃翼升帶淮揚師船由洪澤湖入淮駛至五河以上掃清滄  
渦淮肥汝颍諸巨川俾苗逆不得盡收水濱之利時壽州城中  
僅五百餓疲之卒知州毛維翼苦守累月令團練分壁城外屢  
破賊壘而潁州知府英翰亦遣牛師韓等攻破穆家圩張家圩  
蔡家圩等巢官軍之勢稍振五月苗黨攻蒙城益急馬新貽  
屢出擊賊賊目鄧煥林等佔踞劉家圩乘勢襲張家寨擒酋李

允等亦由雉河集竄至泥竇集丹成一帶聚黨裝旂蘇老夢等盤踞亳南劉家集阻截糧道張總愚竄雉河集西陽集一帶高加葛春元等乘機猖獗渦河南北徧地賊氛糧艘被刦蒙毫聲息不通而臨淮單食亦罄

朝旨飭袁甲三在陳州捐募穀米由水路接濟並飭吳棠派兵往援設法運糧以濟其急唐訓方兵單餉絀竭力戰守備知淮河南岸各圩抽丁勒糧以助賊遣張得勝劉明典以少擊衆賊遁回李家嘴復遣克蒙額擊退定遠捻匪遂將渦河兩岸之上洪捻匪後隊及懷遠賊划擊走張得勝等軍逼黑窑而營普承堯等分紮李家嘴及下洪迤東俾淮南苗黨百數十圩不爲逆

苗牽動於是公運協餉一萬兩至臨淮袁甲三亦以米錢東下  
僧親王所派佐領訥木津守備桂錫楨率馬隊至宿州唐訓方  
檄令會同英翰梭巡龍山雉河一帶以壯聲援臨淮賴以保存  
十二日蔣凝學毛有銘攻毀東皋峯賊壘數座公飭周寬世  
四營緊迎河集及四十里鋪保凝學後路檄催成大吉自麻城  
拔隊併力援壽州六月初四日苗黨陷壽州知州毛維翼力  
戰死之壽州三面環水僅餘南門一面賊增築多壘與水際礮  
划相倚護蔣凝學等逼賊而單慶克堅壁我軍亦損精銳二千  
餘人知州毛維翼遣死士鳧水出城稱城中野草雜蔬摘食俱  
盡道殣相望蔣凝學毛有銘以重金陷苗圩夜掉小舟運米麥

入城冀堅持數日俟成大吉軍至合解重圍初四日四鼓下蔡  
外委邱維城舉城獻賊毛維翼巷戰而死公以壽州旣陷皖北  
與豫鄂三省震動乃檄蔣凝學暫駐三河尖籌備米糧移紮潁  
州以衛豫境檄成大吉仍紮三河尖以蔽鄂彊檄周寬世退紮  
六安州以固皖省毛有銘暫駐六安爲諸路游擊之師公又以  
沛霖旣得壽州勢必窺伺臨淮乃調何紹彩四營由甯國北渡  
馳赴臨淮歸唐訓方調遣咨彭玉麟楊岳斌選派舢舨八十號  
星赴臨淮援剿因疏言去冬今春危險迭出自巢舍二浦九洑  
州次第克復長江數千里盡爲我有江北髮逆一律肅清方幸  
大局旋轉澄清有日不謂苗逆煽亂壽州被陷是皆微臣治軍

無狀調度多乖愧憤曷已運同銜署安徽壽州知州毛維翼忍飢撫士扶病登陴以練丁五百人苦守七十六日民皆効死弗去卒至食盡力竭城陷同殉亮節孤忠一時貧絕惟有額怨破格

恩施准將毛維翼追贈道員照道員陣亡例從優

賜卹仍於原籍及死事處所建立專祠以彰忠蓋其餘在城文武員弁俟查明另行辦理自李續宜丁憂回籍臣卽兼統其部下四軍去歲賊竄江北擣失三城臣調蕭慶衍毛有銘兩軍南援遂將防守壽州之三營移駐六安等處今歲苗逆旣叛又不能以全力撲滅苗黨仍留蕭慶衍會剿巢縣調成大吉回援鄂

省實有願此失彼之咎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至各軍救援不力均有應得之咎布政使銜安肅道蔣凝學請革去布政使銜記名提督成大吉請撤銷勇號以參將降補按察使銜毛有銘拔隊迅速不敢稍誤師期功過尙足相抵應請免其置議奉

旨曾國藩加恩改爲交部議處餘如議辦理 沛霖旣陷壽州圍蒙城益力遣黨至汪家集西伺霍邱霍邱居三河六安之中迤東北曰溜子口密邇正陽最據形勝公檄蔣凝學移三河之軍駐溜子口令周寬世撥三營駐迎河集毛有銘率所部守老廟集以杜野掠而保糧道因疏言苗逆遣黨在正陽關增壘浚

濠尙未奮動何紹彩四營於六月二十六日取道廬州前進彭玉麟楊岳斌所派舢舨八十號亦於二十二二十五日由九洑洲先後開行計此時均已趕到臨淮得此水陸倚護唐訓方之老營可期穩固惟蒙城糧路將絕危殆萬分

諭旨命臣另籌一軍赴潁上擣苗逆老巢等因查江北陸營如蕭慶衍所部駐防江浦浦口周寬世所部分防桐城六安迎河集等處蔣凝學所部分防潁州霍邱三劉集等處成大吉所部扼防三河尖一帶毛有銘所部扼守老廟集一帶各守要隘萬難抽撤此外實無一枝勁旅可援蒙城並赴潁上無以仰慰宸廑曷勝愧悚七月沛霖造悍黨由黑窑上洪分抄臨淮後

路唐訓方擊卻之沛霖親率二萬餘人陣於黑密築壘搶渡普  
承堯迎擊獲勝毀平七里河賊壘三座時會國荃遣總兵丁泗  
濱等率師船由瓜州入口赴援吳棠派員弁引導入淮李世忠  
亦稱公命率水師駐泊五河令朱元興率千人赴臨淮助防唐  
訓方疑世忠矯託竊伺坐觀成敗具疏陳狀

寄諭垂詢公覆言李世忠與苗逆積怨甚深其欲發憤剿苗似  
屬出於至誠奉

旨著唐訓方妥爲駕馭 蒙城久圍未下沛霖於狼山繫十七  
營阻我運道援軍姚廣武爲宋家圩擒匪牽制未能前進馬新  
貽令王才秀守城自率所部移屯小澗約姚廣武自俟圩前後

夾攻廣武會英翰軍疏通糧道賊暫緩蒙城圍併力攻懷遠普  
承堯張得勝等攻懷之師被賊截斷後路糧道梗塞賊餓彌張  
是時公所派赴援臨淮之何紹彩陸師二千人王吉丁泗濱  
舢舨八十號先後到防十三日水陸並進水師攻奪宋家灘礮  
划數十隻惟河洲一壘未破前敵糧道仍爲賊阻丁泗濱駛至  
小蚌埠燒燬賊划四十餘隻復登岸攻撲賊壘未下賊更於沙  
洲乘夜增築四壘兩岸添築礮臺水師阻於巨礮傷亡頗多黃  
開榜續到之礮船運載米麥拔鎖斷樁奮力衝突勉將糧食送  
赴前敵各營而受傷者亦復不少賊於沿河多植竹石意欲橫  
截河流斷我糧道臨軍單薄唐訓方上疏告急

上諭臨淮地方關係皖北全局現在危急萬分非有陸路援軍  
大局不堪設想曾國藩當於無可籌撥之中抽派一軍星馳援  
應僧格林沁攻克紅山教匪卽馳援皖北以救燃眉 沛霖夾  
淮爲營增至八十餘壘復以船塞河官軍晝夜苦攻賊衆死拒  
唐訓方見前敵糧盡檄令乘隙退回水師弁將龔文林自焚其  
礮划數十隻突圍而出各營傷病兵勇無一歸者適僧親王遣  
總兵陳國瑞率三千人援蒙城

朝旨飭唐訓方酌度何路喫緊派該總兵前往攻剿並催公援  
兵赴援 十七日蔣凝學攻破黃梁集西南各圩毛有銘攻破  
陶家三圩十八九日蔣凝學擊苗黨倘貫金於劉家臺破之凡

溜子口以南賊圩悉平之。八月初一日凝學攻破苗家老巢扼河路以拒賊往來。公疏言查濱淮之要區有五北曰潁上曰懷遠南曰壽州曰鳳陽曰臨淮皆緊傍淮水者也距淮稍遠之要區有四北則濱潁河者曰潁郡濱渦河者曰蒙城南則濱渾河者曰六安濱史河者曰固始皆匯於淮水者也自潁上懷遠壽州悉陷於賊九處已失其三目下唐訓方所置守者爲臨淮爲蒙城爲鳳陽三處臣所置守者爲六安爲潁州爲固始三處情形雖稍分緩急而皆苗逆必爭之地臣前派何紹彩陸師二千人及彭玉麟楊岳斌所撥舢舨八十號先後抵淮亦嘗戰勝一次因苗逆徒黨日衆夾淮而軍懷遠蚌埠糧路已斷七月

二十二日唐訓方將各營撤退卽長淮衛小蚌埠一帶亦被苗逆佔踞臨淮一軍危如累卵臣本愚續援兵挽救全局況又

茲奉

諭旨責無旁貸無如近淮諸軍如周寬世蔣凝學毛有銘成大吉等皆扼守最要之地不能抽動周寬世所部分守六安迎河集三處尙嫌單薄又調桐城一營併紮迎河矣蔣凝學所部分守潁郡霍邱三劉集三處現在襲破苗逆老巢嚴防河路爲將來進兵潁子口之計毛有銘所部分駐老廟集板橋集凡壽南六北之良圩賴該軍以自保成大吉所部分紮固始三河尖近以爲潁郡之聲援遠以爲鄂省之屏蔽而潘墻等圩首鼠觀望

亦須有該軍維繫其閒庶不至堅其公然從苗之志凡此皆近淮諸軍難以調動之情形也竊計臨淮各營何紹彩歐陽勝美等之陸師丁泗濱王吉等之水軍尙無損折普承堯張得勝挫退以後已逾半月當可收集補綴次第戒軍臣處解銀二萬及子藥鎗礮以資整頓倘得陳國瑞援軍迅達臨淮或者勉力支持保此危疆臣俟皖南軍事畧鬆仍當另籌一旅馳往會剿斷不敢稍有膜視上煩

辰厔 初七日將軍都興阿遣總兵王萬清率兵二千人赴援臨淮都統富明阿帶兵繼進李世忠亦親督五千人來會夾淮分屯南至定遠九十里北至固鎮一百二十里連營相望軍威

頗振賊見臨淮難拔併力攻蒙城守城者僅李南華等練勇士  
人十二日夜我軍之屯渦河南北者全數敗潰退屯小澗集蒙  
城勢益危急陳國瑞適抵徐州將趨蒙城援剿唐訓方恐事權  
不一或有諉卸奏請以蒙城一路專委陳國瑞剿辦淮河北岸  
專委富明阿俾與蒙軍聯合頗籌一路專委蔣凝學等軍而淮  
河南岸訓方自任之

旨如議 公見援軍大集度賊不得逞於臨淮則上游六安潁  
州固始三河尖處處喫緊周寬世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各  
守一方勢鈞力敵不相統屬恐心志不齊貽誤大局奏請以道  
員金國琛綜理四營軍務且云皖豫邊境同以苗逆爲鉅患潁

州雖屬安徽疆土實爲河南所必爭之地固始三河尖雖屬河南疆土實爲安徽所必爭之地並爲湖北所必守之地形勢雖判爲三省事權宜歸於一綫

旨報可 二十四日陳國瑞攻蒙城紅里圩破之次日會英翰移師王家溝逼圩而陳國瑞呼守賊曰我陳某也降猶可以相保不降圩破身死悔無及矣賊相顧錯愕不敢放鎗國瑞揮軍猛攻立拔其圩遂連毀附圩賊營數十進攻王家窑又破之遣姚廣武分攻大宋圩小宋圩皆克其蒙北之王家樓母家圩以次收復唐訓方聞陳國瑞屢捷遣何紹彩進蚌埠以掣賊勢時環城四面賊壘相屬外掘長濠深濶數丈見官軍至匿不出鬪

於圩內密排鎗礮伺擊陳國瑞督軍攻壘傷亡頗多而蒙城守將遣勇士陸得勝突圍赴陳國瑞營稱城內糧米已罄軍民日取浮萍樹皮爲食餓死者十之二三勢難稍緩陳國瑞與姚廣武英翰等約期大舉九月十一日夜大雨我軍分路進攻於賊營叢雜之中越濠奪壘斬馘甚衆勇受傷者五百餘人陣亡者三百餘人二十六日富明阿至蒙城督剿李世忠增兵萬人進姚家灣以圖下蔡規取苗逆老巢唐訓方分軍大小蚌埠以圖懷遠潁州兵練亦攻破朱滑腹圩我軍聲威漸振時直東軍務肅清僧親王將返旆南征賊黨各懷攜貳練總田端書張大儒等焚毀沛霖糧臺集衆二萬餘人圍攻下蔡自稱助官剿

賊奉

旨交僧親王妥籌辦理。二十三日李世忠率軍循淮河南岸而上道出劉府考城灰溝一帶練總姚紹珍率衆來助世忠令諭各圩効順於是淮南北聞風反正者甚衆十月初三日世忠攻壽州之柏家圩平之初八日行次中心渡自東巡南繞圩而過盡舉十四圩平之初九日攻毀逆圩八所收撫十餘所十一日攻克小古墩集六圩十二日攻克夏家寨夏寨旣破壽東附苗十一圩皆降。二十二日陳國瑞大捷於蒙城初蒙城城外環列賊壘自陳國瑞赴援攻撲甚力遂會英翰於東南門外搶築營壘扼守要害絕賊糧道富明阿復遣詹啟綸程文炳等分

紮險地以爲陳國瑞聲援僧親王先遣翼長舒通額率馬隊二千至蒙助剿將軍國瑞繼進僧親王駐節葛家樓攻剿從逆各圩肅清後路劉家圩李家圩相繼蕩髮羣圩畏威投誠賊衆瓦解幾於不戰而潰矣 二十七日唐訓方收復懷遠縣初沛霖陷懷遠城遣悍黨萬餘於蚌埠南北岸設壘扼守阻官軍進取之路訓方檄水陸各軍層層圍裹賊勢不支逆黨張士端窮蹙求撫遂將蚌埠懷遠城獻出訓方整隊入城李世忠聞蚌埠收復親率李顯發等由壽州徐家凹趨懷遠會合夾擊捷聞得旨嘉獎 二十八日僧軍擊賊於蒙城大破之僞奏王苗沛霖伏誅初沛霖乘官軍回救臨淮糾合醜類圍撲蒙城深濠固壘

志在必得自僧軍南來羣奸紛紛效順賊勢日孤僧親王親督將領分路進攻踏平賊壘無數各匪潰竄沛霖暗越長濠希圖遁逸王萬清短兵斫斃城圍遂解沛霖反側淮上受粵逆洪秀全僞封奏王河南安徽各民奸附從日衆屢煩兵力迄不得翦除駁駁有割據之勢其滅也僧軍陳國瑞之功爲多楚軍亦與有力焉

上諭僧格林沁奏殲斃首逆一摺覽奏曷勝欣慰已將僧格林沁優敘出力各員分別獎敘矣王萬清一員除賞給勇號外其銀一千兩卽由僧格林沁勳欵賞給以示鼓勵現在元兇就戮壽州下蔡等處賊膽已寒亟宜乘勝進兵掃除巢穴且懷遠一

城業經唐訓方收復僧格林沁擬調富明阿馳赴懷遠此時自可改道進取著飭富明阿陳國瑞等速取下蔡並將擒獲逆黨苗景開迅速正法唐訓方卽會李世忠分剿壽州並著曾國藩嚴飭駐守潁六之文武員弁會師夾擊務將苗逆餘黨悉數殲除

公聞沛霖投首懷遠收復疏報李世忠厯次戰狀畧云苗沛霖屢以甘言煽誘李世忠世忠作嚴檄以誅苗申大義以誓衆毅然以討賊爲己任親率萬數千人創平四十餘圩會復懷遠縣城此次僧格林沁大兵南下苗逆立刻投首誠如疾雷破山無堅不靡而李世忠剿平各圩能使苗黨紛紛反正實亦有裨大局應懇

天恩俯準開復李世忠革職留任處分以昭激勸

旨報可 自蒙城解圍富明阿遣詹啓綸攻克歐王堡連日收復百數十圩參將王品裕率降將詹文魁等拏獲沛霖家屬收復民圩十一處沛霖妻徐氏子苗連生均由富明阿械送僧親王大營誅之 十一月初一日康錦文宋慶徇壽州錦文攜苗景開諭降壽州賊衆李萬春開門迎降遂收復其城李世忠部將朱元興等亦至誤殺守門將士五人宋慶康錦文整隊迎戰殺朱元興杜宜興二員獲李營部將蔣立功械繫之宋慶康錦文乘勝收復下蔡苗家老巢皆毀平之 初二日蔣凝學成大吉會攻潁上毀近城七圩賊酋方長華乞降不許乃斬苗景和

苗景花以獻次日收復潁上縣初四日毛有銘攻正陽關賊  
首朱萬隆以關降康錦文程文炳適至遂同入守之時蔣凝學  
成大吉尙在潁上未知賊已獻關初六日移師正陽隔河而營  
守關者誤爲賊至開砲轟擊蔣成兩軍亦以爲賊之出拒以敵  
應之毛有銘飛騎馳報始罷兵

朝廷以壽州正陽收復之時諸將爭功械鬪交公查辦公分條  
覆奏云一恭奉

諭旨壽州收復之後李世忠所部進城擅殺守門勇丁五名又  
於圍攻下蔡時因宋慶不肯讓給調隊攻打爭功啟釁實屬不  
成事體飭將啟釁根由秉公查辦一節臣查陳國瑞與李世忠

搆畔彼此各執一詞據陳國瑞稟稱派副將康錦文帶同苗景開等於初一日攻克壽州初三日有李世忠營將領進城卽殺守門勇丁五名康錦文整隊迎敵立將李營隊伍逐出城外生擒五十餘名內有已保提督之蔣立功一名等語據李世忠呈稱派朱元興等前往收復壽州不料被苗景開將記名提督朱元興杜宜魁二員同時殺斃尸在壽州月城之內又派蔣立功前往收復正陽行過壽州被人誘入城內宋慶康錦文將提督蔣立功鎖押等語僧格林沁初次具奏稱李世忠所部擅殺守門勇丁其時但據陳國瑞之稟尙未接李世忠之稟厥後接到李世忠稟件知陳國瑞部下宋康二將有鎖押蔣立功之案其

所帶之苗景開又有殺斃朱元興杜宜魁之案情節尤重僧格  
林沁寄臣一函謂兩造各執一詞已咨唐訓方查辦矣唐訓方  
旋亦寄臣一函謂朱元興杜宜魁與宋慶康錦文先後同入壽  
城彼此互爭互有殺傷今李世忠咨稱朱杜死於苗景開之手  
應卽殺苗景開以議抵先是此案等語以臣愚見觀之苗景開  
本係苗沛霖親屬死黨卽無殺朱杜二人應抵之案亦在萬不  
可赦之列宋慶雖稟訴蔣立功擅殺門卒然互爭之時殺傷實  
亦相當又於李世忠部下之提鎮擊斃一人鎖押一人當不至  
更有餘怒李世忠不敢歸咎於宋慶等而指名係苗景開所殺  
又恐其部下滋事急急帶隊回滻是尙無尋仇生衅之意若果

殺苗景開以慰之必且感而生畏不至更有後言此案由唐訓方查明僧格林沁就近判斷自可處置妥當兩得其平至下蔡之役係李世忠部將何璜先入苗衆雖降而尙未獻寨逮宋慶康錦文挾苗景開而來賊始舉寨以獻當時互爭鬪殺在所不免何璜旋卽退至龍王廟尙無始終爭執情事謹就微臣所聞覆陳梗概其詳細情形應由僧格林沁唐訓方查明擬結一恭奉

諭旨垂詢正陽收復之時道員蔣凝學何以有爭奪開礮致傷兵勇之事飭令查明據實奏聞一節查正陽關城本係毛有銘會同康錦文程文炳於十一月初四日前往收復維時蔣凝學

成大吉兩軍皆在潁上未知朱萬隆先已獻關投誠初六日移師至正陽隔河立營正擬搭造浮橋而關上陸軍河下礮划已羣起轟擊蔣凝學等但知朱萬隆尚在城內以爲苗黨之出拒官軍也不得不開礮還擊蓋康錦文自壽州而往在正陽之東毛有銘自六安而往在正陽之西蔣凝學自潁上而往在正陽之西北三者各不相謀彼此互擊之時不特康錦文官兵在關城之內蔣凝學不得而知卽毛有銘湘軍在關城之旁蔣凝學亦不得而知也旋經毛有銘飛騎馳告彼此各自收隊究竟浮橋未成並無一人渡河蔣凝學所稟傷亡六十餘人康錦文所稟傷亡二十餘人臣竊以爲皆不可信頃據唐訓方來咨有親

赴正陽細加訪察實因兩下未及知會並非有心尋衅等語揆  
厥情形尙屬可信唐訓方業經咨呈僧格林沁免其查辦臣卽  
日亦當具咨詳述一切一恭奉

諭旨壽穎各城均已收復現祇剝辦零星股匪可以無須大兵  
屯聚張得勝蔣凝學成大吉諸軍均可移緩就急分撥赴陝一  
節查湘軍之在皖北者有四一曰蔣凝學駐軍潁州及三劉集  
進取潁上縣城者也一曰毛有銘駐軍老廟集會復正陽一關  
者也一曰成大吉駐軍三河尖與蔣凝學同進潁上者也此外  
又有石清吉一軍駐防廬州係多隆阿舊部亦歸臣處調遣臣  
以皖北苗黨就減羣圩悉平而忠逆又有上竄江西之議皖南

別無大枝游擊之師乃檄毛有銘所部移駐皖南並調周寬世  
回守省城而換出安慶防兵與毛有銘同赴南岸爲江皖交界  
游擊之師其成大吉一軍已由官文來咨調赴鄂省防剿三關  
一帶石清吉一軍亦赴鄂省防剿小河司一帶將來此二軍者  
或久留湖北或漸入陝西應由官文酌度辦理臣所轄皖北之  
兵除調出四軍外僅留蔣凝學數營分防潁州六安等處暫時  
未可輕動 苗逆就誅以後捻首相盤葛小牛鄒喚林龔耀泉  
等均經僧親王擒獲梟示捻首李大簡孜魏萃兒等相繼投誠  
永宿蒙亳阜陽境內各圩反正潁州及渦河南岸以次底定苗  
逆竊據之地一律收復皖北肅清

上諭皖北之患實因民圩過多練總權大所致各團練總文職保至道府以上武職保至二三品仗勢自豪抗違官長不但生殺之權地方官不能專主甚至鄉井小民只知有練總之尊不知有官長之令積習日久黨羽既多勢益強橫有一大練總而管至百數十圩者稍有所拂卽藉尋仇爲名糾衆燒殺如苗沛霖之釀成巨患率皆由此若不妥籌善後隱弭此患恐跋扈桀驁之徒暗伏亂萌積久又蹈苗逆覆轍著曾國藩唐訓方督飭地方文武力加整頓此後民練總須官爲督辦毋再界權練總致成尾大不掉之患 僉親王奏請於蒙亳適中之地增設文武酌添防兵以資控制

朝廷以安徽蒙宿東北相距二百餘里河南永城縣與安徽潁州府亦南北相距二百里其間平原曠野地廣人稀俗習强悍易滋寇盜雉河集爲蒙亳永宿潁適中之地相距均在百里以外於是改鳳臺縣治於下蔡增置渦陽縣設知縣一員訓導一員易門司巡檢一員典史一員以雉河集爲渦陽縣治云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五